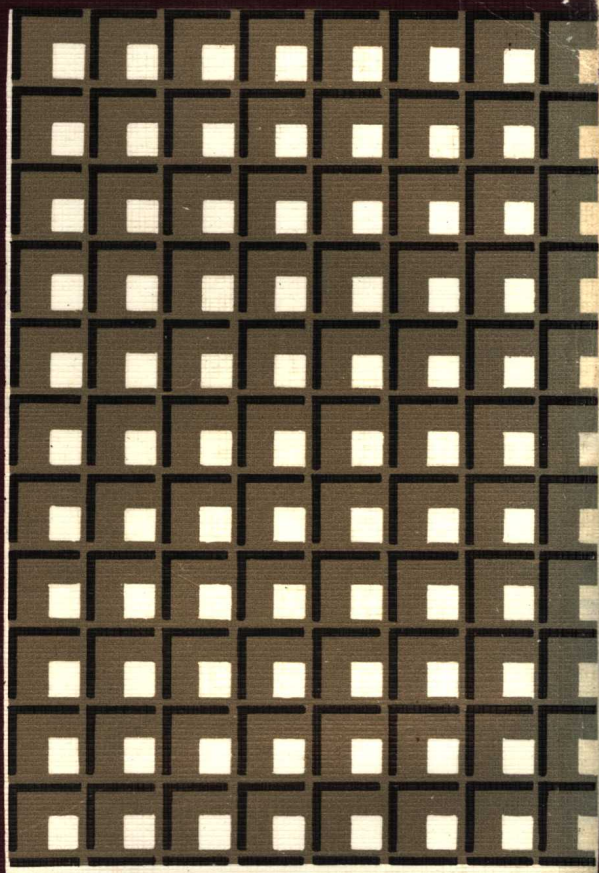


當代中國女作家及作品

她們的世界

夏祖麗
編著

純文學叢書 49



封面題字：莊尚嚴先生

純文學叢書 49

她們的世界

（當代中國女作家及作品）

夏祖麗 編著

純文學叢書49

她們的世界

定價150元

編著者：夏 祖 麗
出版者：夏 林 含 英

發行者：純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三段三十號

電話：3016464・3030161

郵撥帳號：5 3 3 3

封面印製：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四二一號

印刷者：中寶印刷廠有限公司

三重市成功路四一巷十一弄六號

裝訂者：國威裝訂行

三重市環河南路二五四巷一三六號

中華民國62年1月初版首次印刷

中華民國73年7月初版第10次印刷

新聞局出版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九七號

• 本書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調換。

前言

經過幾個月的用心的編排，這本「她們的世界」（當代中國女作家及作品）終於在民國六十年的新春，呈獻在讀者的面前。做為一個出版者，應當以興奮和感謝的心情，把出版的過程，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二女兒夏祖麗，是民國五十七年九月走出校門後，就進入張任飛先生創辦的「婦女雜誌」工作。祖麗本不是學新聞或文學的，但是她對這方面的工作非常喜愛，也肯認真學習，所以不久就加入「婦女雜誌」的採訪行列。這十六篇當代中國女作家的訪問記，就是她三年多以來的一部分作品。

許久以來，我就有個心願，想陸續編選我國當代作家的合集，現在是乘女兒工作之便，先把她已寫就的訪問記，徵得「婦女雜誌」的同意，由我的出版社來出版。這應當謝謝張任飛先生的慷慨，和秦丙炎先生借給我們他所拍攝的作家們的生活照片。書中每位作家的作品，都是經過個人自選的，也可以說是她們的代表作。看了這本書以後，對這十六位女作家的生活和作品，可以得到一個正確的瞭解。作品的轉載，也都得到合法的轉載權。至於作者的排列次序先後，是依姓名的筆順，這是最習慣而便利的辦法。

她們的世界

二

十六位女作家，雖然不是代表我國當代女作家的全部——祖麗在陸續訪問中，但是她們的作品却各具有不同的影響力，是大家所共認的。因此，在興奮和感謝的出版這本書以外，還存有尊重這些位作家的心情的。

林 海 音 六十二年一月十日

目錄

目錄

前言 (林海音)	一
沉櫻和她的小屋	一
果園的食客	七
熱情敏感的於梨華	三
友誼	九
孟瑤的三種樂趣	九
拾荒人	六
胡品清有堅強的一面	一〇
高樓組曲	二七
徐鍾珮永遠是新聞記者	二三
我看鬥牛	二九

郭良蕙對婚姻和人生的看法

一三五

獎

郭良蕙

一四三

張秀亞在享受人生

一五三

靜靜的日午

張秀亞

一五九

張蘭熙和翻譯

一六七

September In England

張蘭熙

一六三

琦君是散文家兼詞人

一七五

長溝流月去無聲

琦君

一八三

鄉下女作家童真

童真

二〇五

僅有的快樂時光

童真

二二一

葉曼是勇敢的女人

葉曼

二三五

血 癌

葉曼

二三三

燈屋裡的詩人蓉子

蓉子

二四一

維納麗沙組曲

蓉子

二四九

曉風在地毯的這一端

鐘

思想早熟的瓊瑤

繁露談寫作

姑母的故事

追求理想的羅蘭

寄給夢想

曉風

二五九

二六五

二六七

二九五

繁露

三〇二

三一

羅蘭

三七

在文藝圈裏，沉櫻的小屋是出了名的。

你坐上往苗栗縣頭份鎮的公路局汽車，在「斗換里」站下車，就能看到左邊的一大片葡萄園，沉櫻的小屋就在那一片蒼蒼鬱鬱的葡萄園中。

小屋是磚造的，很結實，上面爬滿了藤蘿。走出小屋的後門是一條小河，小河對面的山上有座古廟，清晨和深夜常傳來肅穆的鐘聲。

每年一到夏天，沉櫻就把臺北的家交給兒子和媳婦；她提着一個包包，裝了書、稿紙、筆和一些換洗的衣物到她的小屋去了。要去拜訪她的客人常是不怕遠地到那裏去看她，她一定是熱情地留客人住幾天。於是小屋的夏天總是特別熱鬧。許多女作家和她的學生、親戚朋友都在那幢小屋裏住過。

那兒的早晨和夜晚似乎都來得特別早。晚飯一過，就寂靜無聲了；清晨五點多鐘，廟裏的鐘就響了。這一早一晚是她寫作的最好時候，像「愛絲雅」、「蓓蒂」、「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和她編的「散文欣賞」、「觀摩文選」等都是在這情景下編寫翻譯成的。

小屋有客廳、臥室、廚房和洗手間。一個家庭該有的東西，小屋裏頭一樣也不缺，叫它小屋並不是說它小，只因沉櫻一向喜歡小東西，像小瓶子、小花、小草……的。本來她是想替小屋起個像是什麼小築、什麼居、什麼亭或是什麼園的名字，想來想去却只有「小屋」最適合；因為在那一片大自然中，它是那麼的小！

夏天一過，她就將小屋託給附近果園主人照顧。如果有朋友想去小屋清靜兩天，只要她同意，就可以去了。

前幾年，沉櫻曾離開小屋一年多到美國去探望她的兩個女兒、女婿和外孫。她在美國時常常會夢到小屋，回到臺灣後，只在臺北家裏住了幾天就趕忙到小屋去了。

她覺得臺北沒有什麼改變，小屋卻變了不少。屋後的柚子樹結了五十多個柚子，桂花長得密密滿滿的像是一堵牆，非洲堇開了好幾十盆，杜鵑花開了又謝了，謝了又開了，小屋看起來也是欣欣向榮。

她這回替小屋添了一些新的傢俱，又買了一個小電冰箱。

回臺北時，她帶了一大簍自己種的柚子分送給朋友，逢人就笑嘻嘻地說：「小屋比以前經營

得更好了！」她那天真的笑容和自我滿足的心情，誰又會相信她今年已經六十五歲了呢？

沉櫻就是這麼一個人，在她的身上找不出一點衰老或歲月的痕跡。

她是一個經常會帶給朋友驚喜的人，也許有一天，她的朋友會突然接到她的電話，傳來她興奮的聲音：「來吧！來看我做了好多紙花，美極了！」她也很喜歡做一些像摺紙、針包、椅墊、手帕的小玩意兒，她沉醉在這些小小的手工藝品中，拾回了一份童心。

近年來，她熱衷做紙花。起先只是做著玩，當擺飾。許多朋友見了都喜歡，她就做了送人。就這樣愈做愈多，興趣愈高，名氣也愈大。現在她的紙花已經够資格開展覽會了，她也計劃開一個現代紙花發表會。

當初燃起她做紙花的狂熱是因為看到了許多美麗的色彩。她做的紙花顏色和樣子都很特別，可以說是什麼花都不像；色彩之鮮、形態之美却又比任何花都像花。她說，假花不是要模仿真花，而是要創造。現代人的苦惱就是沒有創造的樂趣。像過去鞋匠親手縫製一雙鞋子，雖然辛苦，却有完成一件事情的滿足；現在的鞋匠用機器做鞋，也就看不到自己的成果了。她覺得人生的快樂有兩個來源，一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一是創造。

在這許多事情都不需要手來做的工業社會中，最時髦的却是手工藝品，這表示人在機械文明的約束下想要返璞歸真。這些手工藝品多半都很粗糙，却有一種野趣。比方用車輪來做花，把生硬的東西變成一種柔軟的美。美國嬉皮們做了不少手工藝品。沉櫻認為不管嬉皮在其他方面的表

現如何，他們至少對創作手工藝品是有貢獻的。

她常說：「我不找大快樂，因為太難找；我喜歡那些小快樂。像我愛聽音樂，從來沒想到做音樂家；我愛畫畫，從來沒想到做畫家；我愛種花，從來沒想到做園藝家；我愛翻譯，從來沒想到做翻譯家。我對什麼事只有欣賞的興趣，沒有研究的魄力，更沒有創作的熱情。」

在這個世界上又有多少人，有福氣能保有這份欣賞的興趣呢？

沉櫻在大陸時常寫散文。她那晶瑩透徹的文筆、充滿了人生真諦的作品是很受人注目的，一直到現在仍有許多人懷念她的散文，像「我們的海」、「春的聲音」等。

到臺灣後，她一直在中學教書，也經常翻譯一些外國的作品，自己却寫得少了。她出了十幾本書中只有一本是她自己創作的，其他都是翻譯的，這是很遺憾的。

有人認為，嚴格地說文學作品是不能翻譯的，因為文字組成的完美在經過變動後便要破壞掉了，如是一變再變，就使作品的精華消失，只剩輪廓了。她說，我們如看譯成外文的中国著作，的確有這種感覺，但是不翻譯又怎麼辦呢？外國有很多不懂中文的作家喜愛中國文化，像美國的文哲梭羅寫的那本有名的「湖濱散記」中，動不動便引用孔子的話。可見翻譯還不至於全然無用。這可以說是佳釀即使只剩了糟粕，也還是有特殊的芳香。

她特別偏愛奧國近代大文豪薩威格和英國著名的小說家毛姆的作品。她翻譯的「怕」及「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以及最近出版的一本「同情的罪」都是薩威格的作品；她也翻譯了「毛姆短

篇小說集」及毛姆的「迷惑」。她認為這兩位作家都是喜愛描寫人類心靈的形形色色。尤其是褚威格所作的心靈的探討和人性的發掘，都是出自宗教家悲天憫人的動機，他那種不動聲色地描寫有使人同聲一哭的感動力，那是和現在一般作品中離奇殘忍的分析、冷酷無情的暴露完全不同的。

她認為褚威格的作品除了注重描寫人性，也很重視結構——那不只是一篇作品的結構，還是一本文集的結構。褚威格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一種完美，每一本書都是一種和諧。

她譯的「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在幾年前出版時曾轟動了我國文壇。那本書在三十年前被別人翻譯出來時，也曾掀起了讀者的熱情。這使她在安慰之餘深深感到無論我們多醉心於日新月異的「現代」，也絕不會忘情於萬古常新的「古典」。

也因為這本書的轟動，使她對翻譯的興趣更大了。

女作家羅蘭曾經說過：「沉櫻精明慧黠的性格，正如她選擇的小說一樣，對我產生莫大的吸引力。她那遊戲似的工作態度，那輕鬆俏皮的躍動感與閃爍感都是我嚮往的，我一遇到這種人就着迷。」

羅蘭對沉櫻著迷；而沉櫻當初建那幢小屋的靈感却是從羅蘭的那篇文章「寄給夢想」裏得來的。

沉櫻在六十歲那年從教育界退休時，她選擇了她剛來臺灣時教書的大成中學的所在地——苗栗縣頭份鎮蓋了那幢小屋。頭份是個很幽靜的小鎮，鎮上住的多半是樸實的客家人。

她們的世界

六

她退休了，生活却比以前更忙。她要寫作、出書、種花、做紙花和各種手工藝品，還要爲她的小屋忙碌。她常說：「我對生活真是越來越熱愛，我在這個世界上還有許多事沒有做呢！」

果園的食客

沉櫻

這是在朋友果園中闢地而建的小屋，因為不忍把多年老樹亂加砍伐，所以四面牆腳都緊靠着樹根。初春房子落成，樹一發芽抽枝，清蔭立刻密密籠罩，有些低垂的枝葉甚至伸到簷下來。記得有人說過「屋易蓋，樹難栽。」現在新屋而有老樹，實在是非常難得而可喜的。

果園在向西的山坡上，夏天到來，太陽西晒的威力漸漸強大，照說是很可怕的，但實際上怎樣也晒不到樹下的房子，僅僅從葉子縫裏漏下些光點，撒滿一地金圓，配上到處蔥蘢的綠，形成一派金碧輝煌的氣象，小屋因而更加沾光。古人曾有「芭蕉分綠上窗紗」的詩句，現在分綠給這小屋的，除了芭蕉之外，還有月桂、老柚、木瓜、蓮霧和相思樹、番石榴等。

小屋隔出三分之一為臥室兼書房。向南的窗下放床，向西的窗下放書桌。躺在床上仰望窗口的大柚樹，濃蔭如傘，恍如置身樹下。柚子開花時，一陣風過，看見落花像雨點般打下來，常不

由得要閃躲，忘了自己是在室內。現在柚子已結，有大柑桔那麼大了，却還是碧綠的，同葉子一個顏色。最有趣的是它們都藏在茂密的葉底，在外面簡直看不見一點踪跡，而我躺在床上，却一抬眼便看得清清楚楚。看着它們一天天長大，綠油油地發着光，着實可愛，很想伸手去把玩一下——如果不是隔着窗紗，只要在床上站起來，就伸手可觸了。不過，現在這樣單獨由我窺探，也別有一種秘密樂趣，因為無論什麼，能見別人所不能見，就覺頗足自豪似的。

靠書桌的窗口，是從樹隙觀賞落日的好地方，最初怕有西晒，又在窗下種了兩棵豆子，現在已經爬上窗口，那些結實的豆子，比那些柚子更近地呈現在眼前。有一天，偶一抬頭，看見有條毛蟲在蠶食豆莢，心裏很急，卻無法伸手去捉，忽然想起噴射的殺蚊劑，趕快拿來隔着紗窗對準一噴，立刻便看見那條毛蟲蜷曲了又蜷曲，終於掉到地下去了。想不到這又成了捉蟲的好地方。毛蟲多半是從樹上落下來。這窗口上空是相思樹和番石榴交織成的天棚，時常有毛蟲垂絲而下，吊在半空中飄來盪去的尋找附着物，隔窗望見，唯恐它落到花上去吃花苞，總忍不住要跑出屋去，把那絲扯斷，將蟲摔到地上踩死。這都是使我坐在書桌前時時分心的事，除此之外，還有那些在窗外樹上亂跳亂叫的鳥，也很使人耳根不得清靜。

人實在是奇怪的動物，總是習慣了這個又不習慣那個的。說起來，誰都嚮往鄉間的幽靜，但事實上，我住進這裏的第一晚，竟發現鄉間也有噪音，幾乎通夜無眠。因為在鬧市臨街的樓上住了將近十年，習慣了在汽車聲中酣睡，忽然換成風聲樹聲和蟲聲，竟不時驚悸，睡不沉了。尤其

是天還未大亮，鳥又像小孩一般起來吵鬧不已。

這裏的鳥特別多，初聽分不清種類，只覺一片嘈雜，吵得人幾乎受不了。經過幾個月的絮聒，現在已能辨出畫眉、竹鷄、白頭翁和貓頭鷹……幾種不同的叫聲，有了親切之感。至於那躲得遠遠的鷓鴣和總在眼前的麻雀，雖是早就熟悉的，最近也有了更深的了解。這些鳥可說從早到晚都在窗外樹上飛鳴，雖然我們之間尚未建立友誼，不敢高攀稱們它為枝頭好友，但由於舉目可見，却已成了牠們生活的無心窺探者。不僅認識了牠們的聲音禮貌，還看到牠們怎樣呼朋引類，怎樣顧盼覓食，以及怎樣拌嘴吵架。鳥聲也正像人語一樣複雜，難怪古人把鳥鳴又稱為鳥語，使牠在所有動物中享受一種殊榮。還有，懂鳥語的人，中外都有傳說，想來也不是無稽之談，只是現代的人什麼都研究，為什麼竟沒人研究鳥語呢？錄音機的發明應該在這方面也派上用場才是。為什麼我們總停留在把鳥語當歌聲來欣賞的階段呢？

我說來此之後，對於本來熟悉的鷓鴣和麻雀也有了更深的了解，這是因為過去只覺得鷓鴣慢悠悠地叫着咕咕咕，彷彿在沉思默想地自言自語，現在才聽出是和另一個更遠較弱的同類聲音在呼應，越叫越高，高到相當程度，牠會忽然從竹林裏竄出，尋聲遠飛而去。牠的樣子很像鴿子，鄉下一般人都叫牠作野鴿子，牠在黃昏時候叫得最起勁，飛出林子往往是這時分。看了這些黃昏的野鴿子，才深切體味到野鴿子的黃昏是什麼情調。再說那些最平凡的麻雀，一向認為牠們只會唧唧喳喳，現在也聽出了久雨時那種沒精打采的叫聲和初晴時那種歡天喜地的叫聲多麼不同，並